



烟 花 镇

滕锦平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
花城出版社



烟 花 镇

滕锦平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 · 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烟花镇

滕锦平著.

-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6. 12

(花城原创丛书)

ISBN 7-5360-4863-7

I . 烟... II . 滕...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27644号

责任编辑: 钟洁玲

技术编辑: 易 平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
(肇庆市星湖大道)

开 本 889×1230毫米 32开

印 张 12.25 1插页

字 数 290,000字

印 数 8,000册

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360-4863-7/I · 3820

定 价 23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购书热线020-37604658 37602819

烟 花 镇



作者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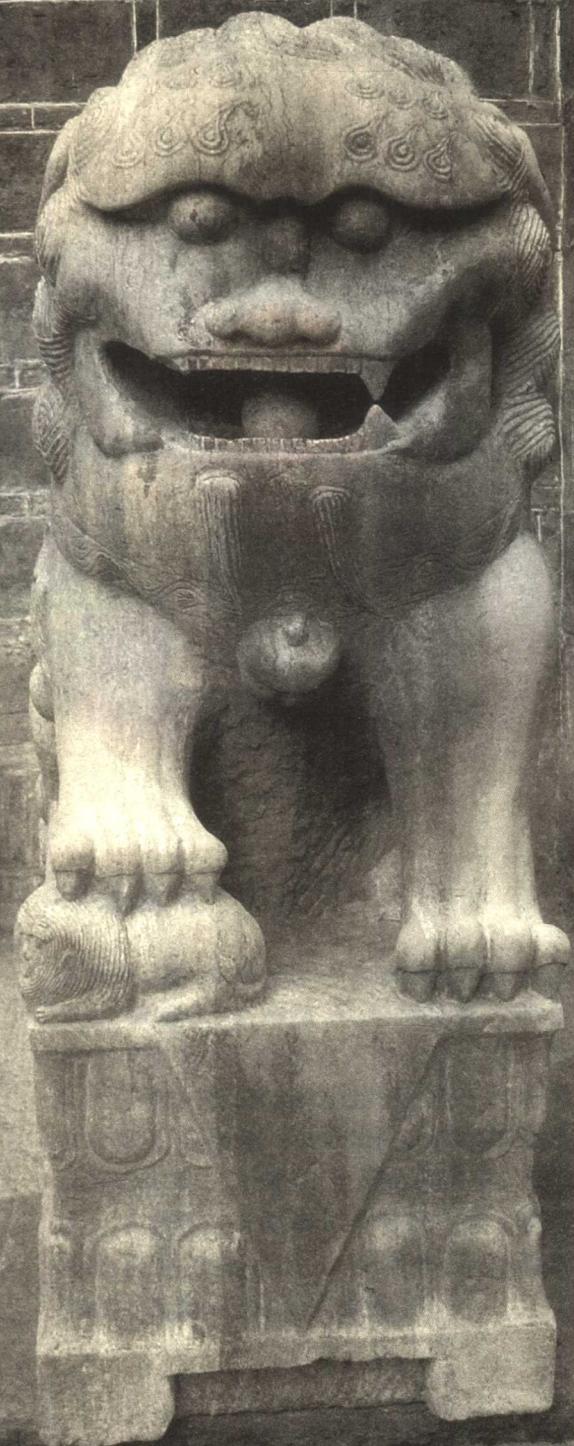
滕锦平，男，上世纪50年代出生，原籍山东荣成，做过工人，当过兵，1978年考入烟台师院中文系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后调入胶东文学杂志社，现在烟台市文学创作研究室从事专业创作，一级作家。1982年起先后在《收获》、《钟山》、《小说家》、《长城》、《清明》、《峨嵋》、《时代文学》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，著有中篇小说集《蜕》，长篇小说《西线集锦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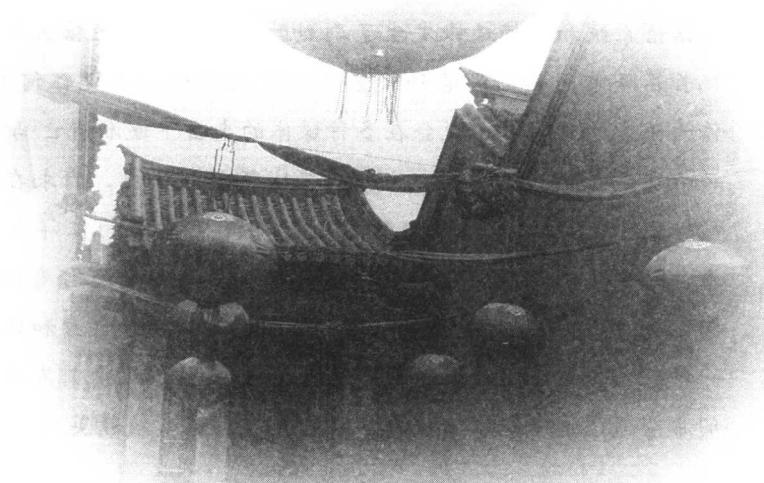
花城原创丛书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《拉魂腔》 | 陈先发 |
| 《流动的房间》 | 薛忆沩 |
| 《河床》 | 陈启文 |
| 《烟花镇》 | 滕锦平 |
| 《老夫少妻》 | 刘小春 |

花城原创丛书



烟 花 镇





“花城原创”出版缘起

几年前，网络媒体盛行不久，有一位作家便说：“我们面对的不是更年轻的作家，而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民。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？这就是了。”网络媒体使大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的机会，小说的门槛被冲垮了。

几年过去，信息传播的技术更加发达，中国已经有1亿网民，3.5亿手机用户，互联网移动网渗入千家万户，年轻一代的话语系统和阅读趣味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手机短信流行，手机长篇隆重问世，影像铺天盖地。有人质疑，小说往何处去？作为语言的艺术，小说会在多种媒体的夹击下逐渐消亡吗？

剧变之际，我们推出这套“花城原创”丛书，力求在众声喧哗之中，寻找一片诗意的绿地，在汉语书写的汪洋大海之中，寻找文学的最新增长点。我们相信，人们永远需要描绘和探究自身，需要艺术的滋养。小说作为人类认识自身和现实的一种艺术手段，随着人类认识手段的发展也必然向前发展。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把握当前的文学动态，给精英文学注入

时尚的活力。随着汉语逐渐走强，中国文学应以崛起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潮流之中。

“花城原创”丛书依照三个原则遴选作品：第一，作者是文坛上崭露头角具有优良潜质的作家；第二，作品关注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困境，有人文情怀，有理想主义倾向；第三，作品具备原创精神，鼓励艺术创新，鼓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反对纯粹的技术主义。

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，迎接竞相争异的局面。

希望“花城原创”丛书能够从汪洋之中，撷取动人的浪花，一部作品就是一个里程，一寸一寸地拓展小说的疆域。在这里，我们打开一扇门，愿与读者诸君一起为构筑文学的未来，各尽所能：是星星，就应尽力地，闪烁；是花朵，就应尽情地，吐艳。

烟
花
镇

**目
录**

第一章	1
第二章	19
第三章	35
第四章	55
第五章	77
第六章	93
第七章	103
第八章	121
第九章	139
第十章	155
第十一章	173
第十二章	187
第十三章	205

烟
花
镇

第十四章	219
第十五章	231
第十六章	247
第十七章	255
第十八章	267
第十九章	277
第二十章	287
第二十一章	299
第二十二章	315
第二十三章	341
第二十四章	351
后记	375

烟 花 镇

第 一 章

1

烟花镇镇长黄有法，驾车从库区回来，看见街西头聚了一拢人，赶过去下车一看，崔老栓正在那里杀驴。黄有法皱皱眉头，问道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动这样的家伙？崔老栓说没办法呀镇长，这冤家前些天在石窝子里折了腿，用些土方子来治，越治越不中用，不杀还等个什么，趁着能卖几斤肉。黄有法想想说，也是，这种宝贝就算不折腿，如今也派不上多少用场了，宰了吃肉反倒是合适。崔老栓嗯了一声，说还是镇长有脑筋，懂得形势，回头收拾利索了，把驴鞭给你拎过去。黄有法摆摆手说，算了算了，还是你自己留着受用吧。崔老栓龇着黄牙嘿嘿笑了。周围的人不少听懂了，也怪声地笑了。

黄有法将吉普车开进镇政府大院，下了车走进办公室，秘书小孙正在收拾屋子。黄有法说歇着得了，这蹩脚地方再拾掇也排场不到哪里去。小孙却手下忙个不停，说总是能好一些的。黄有法端着杯子走过去倒水，暖瓶是空的，便吩咐小孙先去倒水，他这里嗓子都焦干了。

黄有法靠在藤椅上，闭目养一会儿神，然后掀开一边的文件筐，看看有没有应手的活计。还是一早见过的那几份文件，经委的，农委的，教委的，计生办的……他的身后也放着个书架，上面摆着的却是大摞大摞的文件，塞得满登登的，像是这些文件在陪他过日子，一份份的文件红着天头，让人看着心里又生烦又犯怵。

有些无聊，黄有法便找了张报纸来看，哪里又挨了恐怖分子的人弹了。这世界没个太平，那话怎样讲的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还不知那伙人又在惦记哪里，但愿别是这烟花镇。

这样打发着依然是烦闷，便扭头去看摆在案头的那尊石雕罗

汉，据送他的人讲，是出自浙江青田。这小玩意儿高不及两寸，雕工取石材之天然，棕黄处做了罗汉手脸，以手抚腮，作笑逐颜开状，甚是自得。又取通体的灰白为僧袍，一些纹理及杂点正好成了衣褶，清妙异常，见了便让人喜欢，把住了就不肯释手的。只是那股神气让你摸不太透，时常就觉得，这日子是受了这罗汉的戏弄的，便不知该拿它怎么好了。

这时小孙打水回来，说黄镇长，周书记打过招呼，让你回来后去他那里一趟，还有伙房退休的老于头也来找过你，没讲有什么事。黄有法应了一声，喝着水，依然在文件筐里翻上翻下。他问小孙，你娘的病怎么样了？小孙说还那样，断不了肚子痛，恶心，没有胃口，人瘦得不成形了。小孙的母亲前些日子胃口差起来，嗓子眼儿眼瞅着就浅了，咽不下吃食，便去了县医院，一查竟然是胃癌。黄有法又问手术不行么？小孙叹口气，说是来不及了，扩散了，听医生那意思，时日不多了。黄有法就不再问了，诸如“想开些”，“往宽处看”这类没有味道的话，他向来是不说的。

归整好文件筐，黄有法又对小孙说，今天没你的事了，开车到县医院陪陪你娘。

镇委书记周志明的办公室隔着两道门。黄有法进去时那家伙正坐在沙发上抽烟，屋子里弄得烟雾腾腾。黄有法一照面，周志明便就急忙站起来，说哎呀呀老黄，你怎么才回来，我这里一直悬着心呢，水库那边没出什么麻烦吧？黄有法坐下来，接过周志明递来的茶水说，还可以，听他们铺派了半天，兄弟俩倒是好口舌，无非是前几日网箱让人割了口子，鱼跑了大半，今年明摆着是赔了，要求咱们降低承包额。周志明忙问道，要降多少？黄有法做个手势说，四成。周志明声调就高起来，你答应他们了？黄有法笑笑说，没那么便宜的，我说鱼跑了，不是还有窑厂么？他们就说窑厂的生意更难做，我问怎样难做，他们也说不出个究

竟。别看那兄弟俩鬼精，办起事情来倒见不出多少招数，一股劲喊难做罢了，我不听他们喊，一味跟他们算账，资金、成本、销售、库存那一套，当面锣对面鼓，由不得他们不服的。

周志明说，对嘛，对嘛，跟他们算！他们大概想不到你搞过建筑，要不哪里敢打什么埋伏。黄有法说，南边过来的人，论养鱼多半是行家，办窑厂未必就是高手了，哥俩儿后来还是松了口，不再咬定四成，只是纠缠给减一减，减一减。我说事情倒是可以考虑，具体办起来得跟周书记商量。黄有法耽会儿说，这几年中央压缩银根，又宏观调控，建材生意也确是难做，我看适当给他们减一减也是应该的，你说呢？周志明说，应该是应该，不过可不能减到四成。黄有法说，当然，顶多两成。周志明说，那就两成。

两人松口气，觉得这事办得挺妥实。

喝了一会儿茶。黄有法想必真的是渴得凶了，几口一杯便下去，周志明在一边都添不及。过一会儿，周志明又开口说道，我叫你来，还有一件吃紧的事儿，县农委江主任来电话说，过些天他们要派人下来检查麦收，统计收割率，非要现场瞧瞧推广早熟小麦鲁丰3号的成果哩。黄有法问是啥时候？周志明说，个把星期以后。黄有法眼睛便瞪了，说这哪儿行？你没跟他们说今年咱们镇让贩种子的坑了，买下来的麦种说是鲁丰3号，其实还是老品种，收割期不光没提前，反而延了一个整旬，这时候割下来要影响产量，哪个能下得了手。

周志明叹口气，说事情虽说是这样，可很难跟他们讲透彻，买种子受骗是农技站那伙人一手办的，内中不定有勾当，细究起来咱们也脱不清干系，至少也有领导责任，总觉着灰心。黄有法不做声了，过了一会儿又说，有责任随它去，麦子不熟让庄稼人动镰刀，就跟砍活人脑袋差不离，谁能有这样的心肠。

凭他怎样说，周志明一句也没有应声，坐在一边，勉强燃着

一根烟卷，只是吸着。黄有法也住了。两人僵着，都没有话说，屋子里反而静悄悄的。尤其周志明，样子有些煎熬，过会儿终于抬起头，说道，老黄我不瞒你，县里部分科局级干部年内要做些调整，组织部万部长跟我是同乡，听他的意思，只要咱们这里不出大纰漏，我的事就包在他身上了，还说我以前干过几天民警，正好还空着个司法局长的位子。

周志明这时有些吞吐，不知该不该再往下面讲。他抬眼瞧瞧黄有法，神色十足不自在。黄有法放下茶杯，寻思会儿说，老周，你不必犯难，这几年你镇里县里来回颠，日子也真的是难过，也不怪秀芳的，总不能让人家过了半辈子，再往这天尽头调动。我知道你早有心回县里，错过眼前的机会不难受才怪。

这话正好勾起周志明的一腔心事。黄有法说的秀芳就是周志明的爱人罗秀芳，在县妇幼保健院当医生，从周志明来烟花镇干书记至今，这罗秀芳倒是来过几回，虽说挺随和的一个好女人，调动却是怎么也不肯的，一来没有合适的工作，二来这里方方面面总是不如县城。为这个两口子拌过嘴也吵过架，镇上的其他领导也跟着出主意，终究找不到合适的办法。

黄有法就说，也怪我这当镇长的没能耐，眼瞅着你们两口子吃哑巴亏。这样，你容我一两天的工夫，看看能不能做些谋划。周志明这时笑了笑，样子很哀恳的，须臾又眼圈泛红，显然是触到伤心处了。又动容地说，老黄，我……真不知怎么讲才合适，感谢的话就不说了，那样反倒没啥意思，你这人身上带仙气的……算了，我不讲了，讲不清楚的。

黄有法摆摆手，心里啥也明白了，说道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，开镰的事要找几个妥帖人好好合计。周志明说又得让你忙活了，有啥办法，我们这些外乡人看不准这里的风水，弄不好要坏了气候的。黄有法摇头笑笑，出门去了。出了门又想，周志明活得也是一个窝囊，平时也是极要面子的，这时候反倒啥也不顾及